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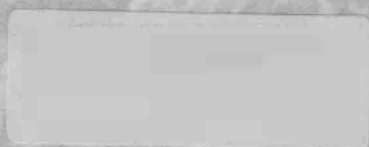
话说世界战争

HUA SHUO SHIJIE ZHANZHENG



话说世界战争

第三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五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

“铁骑军”与马斯顿草原之战

1642年8月22日，位于特兰特河谷的诺丁汉城堡，阴云密布，狂风呼啸，充满了忧郁沉闷的气氛。城堡最高的塔楼上，一根旗杆孤然竖立，显得十分凄凉。

这天，小小的诺丁汉市镇挤满了来自周围乡村的数千名看热闹的群众。他们正好奇地等待着观看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王室军旗升旗仪式。

国王为什么会到诺丁汉来举行升旗仪式呢？事情还得从16世纪末说起。英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称雄海上，致使其经济贸易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英国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商人和工场主的财富日益增多。但他们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权力。于是，当手中的钱袋像施了魔法一样地膨胀起来时，他们就要求控制国家的权力，来为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服务。

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连同从封建贵族中分裂出来的新贵族，首先打着“纯洁国教”、“清理天主教”的口号向封建王权的思想堡垒天主教开战，所以，人们称他们为“清教徒”。面对清教徒们的政治要求，以英王查理一世为首的封建势力却不作任何让步。他们依然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竭力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横征暴敛，对内镇压、对外征战，造成国库空虚、民怨沸腾。

1640年，查理一世不得不先后两次召开主要由资产阶级占据的国会，要求国会拨款以解决财政危机，对国会提出的合理政治要求却置之不理。于是，长期积郁在“清教徒”心中的怒火便以国会为阵地向国王喷射而出，他们的举动赢得了整个伦敦市民的支持。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查理一世负隅顽抗，于1642年1月10日逃离首都，取道北上，准备在诺丁汉升起宣战的军旗，结集保王势力，用武力挑起内战，用战争解决争端。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一幕。

约莫黄昏时分，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簇拥着一面题有“恺撒有道”字样的军旗，跟随着查理一世及王公贵族，缓缓走到了塔楼边。





稍顷，在国王侍卫官“勤王宣言”的朗读声中，伴随着瑟瑟寒风，军旗冉冉升起，在风中摇曳。诺丁汉王室军旗的升起，标志着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英王查理一世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之间的第一次内战正式爆发。

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之一。它将决定由谁来掌握政治权力，由谁来制订方针政策，是旧制度的代表者还是新制度的代表者？

总的说来，当时的形势是有利于国会的，因为国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得道多助，而国王逆时代潮流而动，人心背向。这种有利形势，在战争初起时的军力上已表现出来。查理一世升起军旗时，队伍仅2000余人，其中训练有素的步兵只有300来名，骑兵是他的主力，也不过800人。而同一时期，国会军有6000人之多，皇家海军也倒戈转向国会。

“陛下，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人们赤手空拳就可以逮住你。”面对这样的军力对比，查理一世身边的一个大臣胆战心惊地对他说。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战争初期，国会军连连失利，伦敦频频告急，王军气焰嚣张。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会由长老派所控制，这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上层分子根本就不愿彻底打败国王，时刻想同国王妥协，让国王在他们的庇护下复位。于是，他们既要同国王作战，又不想彻底获胜；既要依靠人民威慑国王使其屈服，又害怕人民的觉醒会威胁自身的利益。这种由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矛盾心理，是导致长老派控制下的国会军初战失利的最主要原因。

转眼，战事已持续了一年多。国王军非但没有被击溃的希望，反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是，细心的人也会发现，在国会军节节失利之时，有一个人却募集并领导了一支队伍，纵横驰骋，到处打击王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斗中迅速壮大。他，就是以“铁人”自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队伍就是名垂史册的“铁骑军”。

克伦威尔1599年出生于英格兰东部亨丁顿郡一个信奉清教的家庭。1616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第二年，因父亲病故，只得返回故里，照顾他母亲和家业。两年后，他又赴伦敦法学院攻读法律。早年的家庭教育以及学校生活中强烈的反天主教气氛的熏陶，使克伦威尔在革命前就以一个抨击国家主教制度的纯朴清教徒而得名。内战爆发，烽烟四起，他反对长老派议员的妥协态度，坚持认为，要使国王听命于国会，必须首先在战场上击溃国王。

内战打响之后，克伦威尔征集了一支为数不多的骑兵中队，赶到艾吉山，参加了国会军与王军进行的战斗。

“我一定要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艾吉山战役给克伦威尔以深刻的启示：他一方面看到了王军中骑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国会军的成份复杂，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为此，他萌生出组建一支强大骑兵的想法。





他认为，这支新的骑兵必须充满战斗力，这种战斗力绝不仅仅出于逞勇好斗，而是源于坚定的目标和顽强的斗志。于是，他一反常规，摈弃了以门第出身授职的陋规。

克伦威尔于1643年前往英格兰东部各郡征募队伍。那里，自耕农人数众多，他们仇视封建秩序，笃信清教，忠于国会的事业。早在上一年年底，东部各郡已组成了“东部联盟”，集中兵力和物力与王军进行了战斗。克伦威尔就从他们中挑选人才。到年底时，他已拥有14个骑兵中队。





这是一支精诚团结、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屡经战阵的队伍，它就是“铁骑军”的前身。1643年内，国会军在其他战场连连失败，丢城失地，克伦威尔的队伍却连打三次胜利，成为国会军中公认的中坚。

1644年1月，克伦威尔晋升为中将，其声望与日俱增，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骑兵的骁勇善战，在马斯顿草原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644年6月，国会军准备与苏格兰援军会合，围攻国王的“北方首都”——约克城。查理一世获悉这一情况后，急令鲁伯特亲王带领全军与守城王军一起出击，在马斯顿草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马斯顿草原位于约克城西7英里处，草原东西长约1英里半，南部边缘是一条宽阔的深沟，沟南有一座长满灌木和黑麦的小山丘。7月2日上午9时许，鲁伯特率王军先头部队来到草原东端的一个村庄，并迅速占领了整个草原。下午2时左右，国会军集结到沟南的小山岗上，俯视着草原上王军的动向。

这时，双方的兵力是：国会军共27000人，其中步兵20000，骑兵7000；王军总数约11000人，其中骑兵数与国会军相等。双方的布阵均按惯例：步兵居中，骑兵两侧。鲁伯特将王军组成几道防线，把前沿推向沟边，主力殿后，准备作有力的抵御和反击。

时值炎夏，天气闷热，黑云低垂，阵雨不断。国会军虽然已行军一个上午，但依然精神抖擞地屹立在山丘上的黑麦地里，严阵以待。对面草原上的王军，却因一个月的跋涉，显得疲惫不堪。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5点钟过去了。

6点钟过去了。

仍然没有行动的信号。王军等得有点不耐烦了。鲁伯特亲王认为当天不会有战斗了，加上饥肠辘辘，于是决定用膳，下令士兵原地休息就餐。

不久，雨停了。夏日的黄昏，暮色苍茫，马斯顿草原悄无声息，该是发动战斗的时候了！

7点钟，正当鲁伯特和他的王军准备过一个平静的夜晚时，忽听“天兵杀过来了！天兵杀过来了！”的喊声震撼山谷，只见国会军左翼骑兵跃马挥刀，如离弦之箭向山下冲来。中路的步兵和左翼的骑兵也跟着呼啸而出。倾刻间，人吼马嘶，犹如雷电行空。克伦威尔的勇士们下了山，跨过深沟，冲进王军右翼的骑兵阵地。一时，战马奔驰，刀枪并举，王军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摧垮了。

接着，国会军又向王军第二道防线上的骑兵冲杀。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擦过克伦威尔的颈部，他受了轻伤，部队因此受阻而停止了。





这时，克伦威尔的骑兵直扑鲁伯特的侧翼，猛冲猛杀，把王军打得落花流水。鲁伯特本人虽侥幸逃脱，但他那只心爱的小狗“仆欧”却一命呜呼。

战斗已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国会军左翼的胜利已成定局。不幸的是，同一战线上的其他部队却失利了。右翼费尔法克斯爵士统帅的国会军骑兵，同克伦威尔一样，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穿插到戈林所率王军骑兵的后面，短兵相接，进行着激战。但是，当克伦威尔受重伤返回阵地时，却发现中左两路的国会军，打退了王军骑兵的进击后，畏缩不前；正中的步兵则被王军逼得步步后退。退到山岗后，其右侧又受到戈林第一线骑兵的不断追击，陷入困境。

“战士们，不要慌！跟着我！”在这关键时刻，克伦威尔临危不乱。他在包扎好伤口之后，很快稳住了那些不知所措的骑兵，就地整顿了队伍，马上转到戈林的背后，由北向南发起进攻。

“快给我顶住！”戈林见状，慌忙令士兵转身作战，但已经迟了。

“冲啊！杀啊！”在克伦威尔骑兵的猛烈冲击下，王军失魂落魄，四处逃窜。接着，克伦威尔又集中全力，消灭了已经打进国会军阵地的王军。

10点钟时，战斗停止了。马斯顿草原又恢复了往夕的静寂。在夏夜月光的映射下，草原上横七竖八堆满了4000多具王军的尸体。

克伦威尔率领的骑兵队在这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并以其骁勇顽强令王军胆寒。连鲁伯特亲王也承认克伦威尔是个“铁人”，克伦威尔统帅下的军队从此便以“铁骑军”名闻全国。

马斯顿草原之战，摧毁了查理一世在北方的据点，扭转了国会军屡遭失利的战局，成为英国内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新模范军”扬威纳斯比

继“铁骑军”在马斯顿草原之战击败王军之后，克伦威尔又率领“新模范军”取得了纳斯比大捷。如果说，前者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场转折性战役，那么，后者则堪称此次革命的一场决定性胜利；前者挽救了革命，后者改写了历史。

1644年11月的一天，在道宁顿城堡附近召开的英国国会军军事会议上，就要不要追击王军的问题，独立派的克伦威尔与长老派的曼彻斯顿正展开一场唇枪舌战：

“曼彻斯顿阁下，您为什么放走国王？”克伦威尔愤怒地问。

“嘿嘿！”曼彻斯顿摇摇头说，“请您注意，国王陛下是上帝的意志，他是不可战胜的。”





“哼！让国王不受打击而逃脱，等于放虎归山；我们不把他打垮，那就等他来收拾我们吧！”克伦威尔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可是克伦威尔将军，你应该知道，”面对诘难，曼彻斯顿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们打败国王99次，他还是我们的国王；但是，如果他打败我们哪怕只是一次，我们就要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这正是当时长老派对战争的态度。

听到这里，克伦威尔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从座位上“腾”地站起身来，高声责问：

“请问阁下，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拿起武器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同国王议和吧！不过，这将是从未有过的最卑鄙的议和！”

克伦威尔的生气是有原因的。几个月前，不是他带领“铁骑军”挥刀上阵取得马斯顿草原一战的巨大胜利，革命早就断送在这批长老派人手中了。如今可好，长老派控制的国会军不但不乘胜追击，彻底挫败王军，反而寻找借口，徘徊不前，使国王查理一世又一次从从容容逃回了大本营——牛津城。现在，曼彻斯顿竟说出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他生气呢？

“看来，军队不进行改组，革命就会失败。一定得把那帮长老派议员赶出国会军！”克伦威尔下定了决心。

终于，在克伦威尔等独立派议员的强烈要求下，国会被迫改组了军队。

首先，国会通过了《自抑法》，规定：国会议员不得担任军职。

“妈的，这不明明冲着我们来的呢？”骂归骂，曼彻斯顿和艾塞克斯等一批长老派的高级将领，还是不得不离开军队。

接着，国会又制定了《新模范军法案》，规定建立一支为数21500人的新军，其中骑兵三分之一，步兵三分之二；任命新的总司令；军服划一，统一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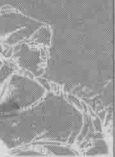
“新模范军”总司令由费尔法克斯爵士担任，他指名让克伦威尔任副总司令兼骑兵指挥。从此，克伦威尔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克伦威尔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军队。“新模范军”是以“铁骑军”为模式，以原“东部联盟”军主力组建而成的。在军官的选择上，克伦威尔打破门第观念，任人唯才，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却有才干的人：如普莱德上校，车夫；福克斯上校，铜匠；雷因波洛上校，海盗。这些人后来冲锋陷阵，成了克伦威尔忠实而得力的助手。

士兵一律身穿红色上装，手持一本《圣经》当军人手册。士兵们薪水很低，还有四分之一的士兵是欠饷的，但宗教的虔诚和对自由的渴望，使他们团结一致，斗志昂扬。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并且热爱他们的事业。这正是“新模范军”力量的源泉。

1645年4月，费尔法克斯总司令率“新模范军”主动出击，直捣王军大本营牛津城。

6月12日，“新模范军”距王军阵地仅8英里了。





国王见状大为惊恐，但自知势单力薄，无力应战，便于次日凌晨，下令放火烧掉营房，往北逃窜。

“追！”费尔法克斯决定紧追不舍。

正当此时，营地东边突然尘烟滚滚，一支骑兵呼啸而至。“铁人来了！铁人来了！”原来，是克伦威尔率领新招募的人马前来增援。克伦威尔的到来，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他们必胜的信心。一时，营地上鼓角齐鸣，欢腾不已。

6月14日，一场鏖战在纳斯比附近展开了。

这纳斯比是座古老的山庄，住着七八百人。新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都放在那儿。村北不远处，有一个小山丘，这是新军的前沿阵地。14000名新军在山丘上面朝北边儿排着阵势：队伍中间，是费尔法克斯统帅的步兵；两翼则由国会军骑兵组成，其中克伦威尔居右，爱尔顿居左。在爱尔顿的左侧，还有1000名龙骑兵。

对面的王军与新军布阵相同，只是兵力仅7500人。但是，王军拥有一支精锐的后备军。这支后备军既有步兵又有骑兵，还包括查理一世的御林军和鲁伯特亲王的卫队——“蓝衣军”。

两军对垒，中间隔着一片不大的草原。时值初夏，雨过天晴，和风轻拂。就在这安详平静的气氛中，战斗打响了！

上午10点半，王军首先出击。鲁伯特亲率骑兵，冒死横冲直撞，闯入爱尔顿的阵地。爱尔顿奋起还击，不幸受了重伤，队形散乱。

“好啊！给我拿下纳斯比！”鲁伯特见状心中大喜，急令士兵乘机南进，直奔纳斯比村的新军营房，企图抢夺弹药、粮食。

这个时候，新军的另一条战线上，克伦威尔正领着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山顶上冲向正在列队爬坡的王军。新军手持马刀，左挥右砍，杀得王军骑兵溃不成军。

细心的克伦威尔突然发现，王军左右两侧骑兵都不在近前，“这不是活捉国王的好机会吗？”这个念头刚一闪过，他就立即下令攻击国王率领的御林军。

“冲啊！活捉国王啊！”在一片叫喊声中，新军向着国王奋力出击。查理一世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应战，连忙令御林军掉转马头，仓皇远逃。克伦威尔的第一次出击，大获全胜。

然而，在国会军的主力——费尔法克斯的步兵阵地上，形势却不妙。新军尽管作战勇猛，但经验不足，在王军的强大攻势下，新军很快便抵挡不住。

“砰”地一声，费尔法克斯的头盔也被击落在地，吓得他一身冷汗。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天兵到了！天兵到了！”的喊叫声，原来，克伦威尔收集和整顿了他的全部兵力，组成了一条面向王军步兵左翼的新战线，倾其全力来解救费尔法克



斯之危。

“是铁人来了！是铁人来了！”

国会步兵得到增援，士气大振，重新发起了冲锋。王军步兵遭到前后夹击，全线溃败。鲁伯特的“蓝衣军”负隅顽抗，最后也被消灭在阵地上。

这时，正在抢夺武器弹药的鲁伯特亲王，记取了马斯顿草原之战的教训，在纳斯比村不敢久留，带着队伍迅速返回阵地。当他与国王会合时，形势已非常糟糕。但他并不甘心，还想纠集残部，以自己的骑兵为主力，重开战场，挽回败局。





然而，他的骑兵还没有站稳脚跟，新军就压过来了。

“活捉国王！活捉国王！”新军喊声震天，王军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国王自己跑得最快，一口气跑离战场有 28 英里之遥。

历时 3 个小时的激战结束了。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沸腾的纳斯比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次战斗，被打死打伤和俘虏的王军有 5000 多人，其中各级军官就有 500 名；王军的枪枝、弹药、马匹、战车和各式各样的军旗，几乎全被缴获。

纳斯比战役后，王军一蹶不振了。

1645 年 7 月 2 日，在马斯顿战役中，议会军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5 年 9 月，议会军在普里茅斯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5 年 11 月，议会军在牛津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5 年 12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1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2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3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4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5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6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7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8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9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1646 年 10 月，议会军在布赖尔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王军。这次战役，议会军以 1.5 万人的兵力，击败了王军的 1.2 万人。议会军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王军则损失惨重。





第六章 美国独立战争

莱克星顿的枪声

“嗵嗵……嗵嗵……”一匹骏马在波士顿至莱克星顿村之间的山间小道上急驰。

“驾！”骑马的是一个名叫保尔·瑞维尔的年轻银匠，他显然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所以不停地给快马加鞭，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一定要在黎明前赶到康科德！”

什么事情使他如此急迫呢？

原来，驻在波士顿的英国军队马上要到康科德镇搜查北美民兵贮藏的军火，并要逮捕爱国者领导人！

事情的原委说来话长。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法国、荷兰相继在北美建起了殖民地。在这方面，英国起步较晚，但却后来居上，经过苦心经营，到18世纪中叶，它已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

英国在北美建殖民地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把它们当作原料产地；二是把它们作为商品倾销市场，一句话，把它们当作宗主国剥削的对象。北美的税收成了英国财政的重要来源。

可是，殖民地的人民却不愿总受盘剥。他们许多人本来就是反抗压迫、渴望自由才不远千里远渡重洋来到这块新大陆的，岂容自己辛勤筑起的家园再遭玷污呢？而且，经过一个世纪的交融，新大陆的人民之间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他们逐渐摆脱了旧世界的桎梏，重造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坚民族。民族的自由又岂容他人摆布？

英国政府却不管这一套。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地想出剥削的新花招——收印花税。也就是说，一切公文、契约、合同、执照、文凭、遗嘱、报纸、杂志、书籍、广告、单据等，都必须贴上印花税票，才能生效或流通。这样一来，北美殖民地所有书写或印刷文字的纸张，差不多都要交印花税；北美殖民地的老百姓，差不多每天都要买印花税票来贴。

反英的火焰，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殖民地人民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反英团体——“自由之子”，妇女们也组织起“自由之女”，掀起了全民反英浪潮。

英国殖民者可受不了了。他们一方面于1776年3月取消印花税，一方面又暗渡陈仓，于第二年派出大量军队在美洲登陆，妄图武力镇压。

1770年3月5日，殖民军向手无寸铁的殖民地群众开枪，打死5人，打伤6人，酿成震惊北美的“波士顿惨案”。

1773年12月16日晚，一群自由之子战士乔装成印第安人，悄悄爬上停在波士顿港口的英国货船，“扑通！”“扑通！”把船上从印度运来的成箱成箱的茶叶全部投入大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激烈。

终于，恼羞成怒的英国殖民当局失去了耐性，磨刀霍霍，亮出了杀人的屠刀。

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康科德，那里不仅有大批勇敢的“自由之子”战士，而且还是北美民兵的火药库。

担任信使职务的保尔·瑞维尔得知这个消息后，星夜火速奔往各地告警。

顷刻之间，到达了波士顿西郊的莱克星顿村。

“快！英国殖民军已经出动，有好几百人！”保尔暗暗向正在巡逻的民兵传递信息，说完继续向前飞驰。

沿途，他在每个村庄传递这样的消息。黎明之前，终于赶到了康科德镇。

各地的民兵闻讯马上集合起来，埋伏在公路两旁。这是1775年4月18日夜间的事。





次日清晨，800名身穿赭红色军装的英国轻步兵，在一名少校的率领下，经过了一夜行军，进入了莱克星顿村。

“龙虾兵来了！龙虾兵来了！”

因为英军头戴赭红色的三角帽，身穿赭红色的燕尾衫，背上缚着“+”字形的带子，脚上穿着高统皮靴，腰上别着一支短剑，肩上扛着一支装有尖刀的火枪，走在路上活像一只只红色的龙虾，所以殖民地人民都嘲笑他们是“龙虾兵”。

“准备战斗！”



1775年4月18日，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盖奇派遣800英军前往康科德，搜缴当地民兵的秘密军火库，并企图逮捕当地“通讯委员会”领导成员。这一消息为“通讯委员会”情报人员所截获，星夜飞报当地爱国者。

一声令下，只听“刷、刷、刷”一阵脚步声，一分钟内，那些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民兵便准备就绪，进入战斗状态。北美大陆人民骄傲地称这些行动敏捷的民兵为“一分钟人”。

正在行进着的“龙虾兵”擦着惺松的睡眼，透过清晨的薄雾，突然发现一群严阵以待的“一分钟人”列队站在村前的草坪上，大感意外。

“你们想造反吗？”英军少校趾高气昂地问。

“停止前进！”阻挡在前面的民兵不理睬他，愤怒地说。

“真是胆大妄为，给我冲！”英军少校举起指挥刀吆喝着。

“砰！”北美民兵打响了莱克星顿第一枪。接着，枪声四起，英军一个又一个中弹倒地。

“快给我冲！”英军少校根本不顾躺在地上的士兵，指挥其他士兵直奔康科德镇。

康科德镇民兵的火药库早已转移，爱国者首领也早就隐蔽起来，英军扑了个空。

“撤！”少校方知情况不妙，慌忙指挥士兵向波士顿方向撤退。





“砰!”“砰!”屋顶上飞来一排子弹,英军成批地倒下。

“砰!”“砰!”树林里传来密集的枪声,英军又一批倒下。

一路上,“龙虾兵”到处遭到民兵的狙击。几乎沿途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分钟人”隐蔽在石墙后面,或者是小丘顶上,或者是房屋角落,瞄准着那些身穿耀眼的红色军服的英军,射击,射击,不停地射击。英军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仓皇逃回波士顿。



1775年4月19日,驻波士顿英军在前往康科德查抄殖民地军火库的途中,在列克星敦与殖民地民兵发生流血冲突,是为战争的起点。

据统计,英军在这一天伤亡247人,而北美民兵只牺牲几十人。这是北美民兵对英国殖民军的第一次抗击。而就在这次抗击中,足智多谋的北美民兵创造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莱克星敦的枪声打响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美洲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华盛顿与北美独立战争

在北美南部弗吉尼亚州的东面有一条波托马克河,清澈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土地。这里就是威斯特摩兰郡。从河岸往南走上几公里,是一片绿色的草原。

在翠绿的草木丛中,掩映着一座大房子,尖尖的屋顶,向两边倾斜的屋面上矗立着





几个砖砌的白烟囱，屋子周围长着几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

1732年2月22日，乔治·华盛顿就降生在这座温馨的宅第里。



乔治·华盛顿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统帅，美国第一、二届总统。出身于种植园主，1752年任弗吉尼亚民兵少校副官。1754年到1755年参加对法作战，任上校指挥官。1755年任弗吉尼亚民兵司令。175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在1776年12月特伦顿战斗和1777年1月普林斯顿战斗中战胜英军。1777年冬退守福奇谷。1781年10月率军进攻约克镇，在法军的配合下，迫使英军投降，取得独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英格兰人吗？

1758年，他愤怒地辞去了英国陆军上校的职务。从这时起，一颗对英国当局不满的种子埋在了华盛顿的心田。

不久，这粒种子就生根发芽了。

华盛顿退出军界后，就专心经营自己的农场，他一方面改进农业技术以增加收入，一方面在西北地区购买大量土地，准备做土地买卖。不几年，就成了弗吉尼亚一位屈指

关于华盛顿的少年时代，很多小朋友都读过“樱桃树”的故事，知道他是个诚实的孩子。其实，小华盛顿不仅诚实，还非常勇敢。从小，他就很爱打仗，小朋友总选他做“小司令”。做“小司令”自然威风，玩打仗游戏也很过瘾，可那毕竟是假的。小华盛顿多么想长大以后跟哥哥一样，拿起真刀真枪，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军官啊！

20多岁的时候，华盛顿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成为一名年轻英武的少年军官。那个时候，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不断发生战争，弗吉尼亚州建立了一支由300人组成的英国军队，华盛顿就担任这支部队的副指挥，负责指挥军队对付前来骚扰的法国人。

凭借前几年当土地测量员时磨炼出来的坚强意志和锻炼出来的强健体魄以及对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的细致了解，初上战场的华盛顿很快便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将才，他带领英军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终于把法军赶出了北美。不久，他晋升为上校。正当华盛顿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时候，英国政府突然下了一道命令：凡不是正式英国军人出身的人，不得担任英国军队的高级军官。

这道命令仿佛一盆冷水浇在了华盛顿的头上，他愤愤不平：英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对北美殖民地人民另眼相看？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也是





可数的大种植园主。

可是，英国政府在独占北美后，又下了一道令华盛顿怒不可遏的命令：宣布西部和北部土地为英王室私产，他人不得垦殖。这样一来，且不说断了华盛顿等大种植园主向西北拓殖土地发财致富的生计，就连他已经开垦的几万亩西北地区土地也全被英国并吞。

为了进行对英战争，于6月14日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建立各殖民地联合武装力量——大陆军，并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0月13日，又决定建立大陆舰队。图为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在检阅美军。



英国当局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华盛顿这个英王的“臣民”推进了反英斗争的滚滚洪流中。

这个时候，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斗争正展开得如火如荼，莱克星顿的枪声已宣告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开始。在人民力量的感召下，华盛顿等殖民地上层分子终于意识到：要寻求北美的发展，必须通过武力彻底摆脱英国统治。为此，他们接连召开两次“大陆会议”，商讨反英事宜。

1775年6月1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把汇集在波士顿附近的各路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华盛顿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

“我决心尽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光荣的事业……”，华盛顿在接过委任状时激动万分，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他任总司令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部队。因为所谓大陆军，严格说来还称不上一支军队，无非是几个州的民兵的混合部队。既没有统一的指挥，又没有正式任命的各级军官，加上战士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服役期又短，不习惯于严格的组织纪律，说

